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# 九尾龟

(中)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#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3辑〕

九 尾 龟

(第二册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# 九 尾 龟

近代·张春帆

多说话，直把他气得七窍生烟，双睛出火，浑身乱抖，一口冷气塞住了咽喉，几乎透不转来。不等秋谷说完，再也按捺不住，跳起身来，把秋谷胸前衣服一把扭住，大骂道：“你这个人好生大胆，你拐了我的女儿，还敢前来送信！你好好的把我女儿送出，万事全休；如若不然，我把你扭到当官，这拐逃的罪名看你可吃得吃不起？”

秋谷见了这个样儿，甚是好笑，只是哈哈冷笑道：“你不用这样野蛮，有话只管请说。你家女儿好好的现在船上，又没有逃出苏州。我好意前来送个信儿，要和你商量个善后事宜，免得坏了两家的名气，你倒这样的横跳一丈、竖跳八尺起来，也不想个情理。你想天下那有这样大胆的棍徒，拐了你的女儿还敢自己上门送信，好等你送到当官，自寻烦恼，可有这样的痴子么？我劝你暂时放手，我倒有句话儿和你商量。我若怕你送官，也不自己跑到你家来了，难道我既然来了，又肯跑掉了么？”

程幼勋虽然愤恨，却听着秋谷的一番说话实是不差，又怕这个事儿闹了出来，自家平日极是个言规行矩的人，生了这样的女儿不能管束，还有什么脸面见人？不如听着他的话儿，还好暂时遮掩。想到此间，那一扭着秋谷胸膛的手，早不知不觉的缩了进来，长叹一声，重新坐下，却还是上气不接下气，张开大口，气喘吁吁，对秋谷道：“你…你有…有…有什么说…说话，和我…我…我商量，快些说来，说说你…你…你把我…我女儿，拐到那…那…那里去了。”

秋谷见那老头儿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忍不住要笑出来，勉强忍住了，正色和他说道：“你是个读书明理的人，怎么全不懂事情的轻重？你家女儿既已失足在前，你不叫他嫁姓贡的，却叫他去嫁那个？难道还好再嫁别人么？至于我，本来是个旁人，与我丝毫无涉，原犯不着来管你们的闲事，但我替你仔细想来，这件事儿已经如此，不如将错就错，彼此认了亲家，凭着姓贡的把你女

儿带回家内，只当没有这件事儿。到了明年二三月内，暗暗的把你女儿送回。那时叫姓贡的堂堂皇皇的托人说亲，圆成好事，一则掩了旁观的耳目，二则全了自己名声。若是你一定不肯通融，定要送官究办，我是旁人，自然只好由你。姓贡的和你女儿都安安顿顿的现在船中，凭你去将他怎样。但想姓贡的既然送到当官，你令爱也不免当场出丑，就是你老先生自己也免不得匍伏公堂。姓贡的犯的罪名不过是一个和奸，又不是什么谋反叛逆，将来这件事儿张扬开去，你却怎的见人？况且就是把姓贡的办了一个罪名，于你有什么益处？你家令爱又不能重嫁别人，就算是堂上官员秉公判断，也是只有断合，没有断离，那有叫你家令爱重去嫁人之理？照这样的想起来，你那方才的盛气自然而然的一齐消化。还是听了我旁人的解劝，做个半截汉子，落一个好好的收场。请你自家斟酌一番，到底如何办法，官私两样，凭你怎样便了。”

程幼勋起先听了章秋谷解劝的话儿，还是咆哮不服，不料听到后来，越听越是有理，更兼章秋谷的梨花妙舌，说得来八面玲珑，没有一句话儿不是入情人理。真是那黄河九曲，层出不穷；三峡春泉，倒倾瀑布。就是再顽钝些的顽石，听了这般说法也要点头，何况程幼勋虽然闭塞不通，毕竟还是个人类，这些利害岂有不知？听了这番说话，好似暗室逢灯，旱苗得雨，一霎时心地光明，觉得章秋谷的说话当真不错，渐渐的面上的气色也回来了，沉吟了一回，叹口气道：“只是便宜了姓贡的这个畜生，实在有些不服。他引诱了我的女儿不算，还想要把他拐着同逃，难道就是这么让他过去不成？”秋谷笑道：“你不要这样糊涂。你令爱既然嫁了姓贡的，姓贡的就是你的东床。你若要把他送到当官照例惩办，非但伤了你家令爱的心，就是你老先生的面子上边又有什么好看？况且这件事儿原是万不得已，方才不顾危险，这样做干犯名教的事情。这正是姓贡的一片血诚，不肯负心的好处。

若是换了将就些儿的人物，早把这件事儿撇在一边，那里还管别人的死活，却叫你家令爱将来怎的收场？如此看来，姓贡的也算不得什么坏人，不过是犯了些儿风流罪过，没有什么天大的事情。俗语说得好：‘毛厕越掏越臭。’我看还是将就些儿，凭他去了的好。”

程幼勋听了，想想实在不差，虽然有些强词夺理的地方，却是想不出一句驳他的说话。左思右想了一会，实实的无计可施，只得长叹一声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我就听了你的说话，便宜了这个畜生。我也只当没有这个女儿，也不用遮人耳目。那以后的话儿再也不消提起，这样掩耳盗铃的事情尽可不必。”秋谷道：“这却你又错了。我今天的来意，原是卫顾你们的府上的名声，你怎的倒是这般说话？”说着，又附了程幼勋的耳朵说了几句不知什么话儿，随后又道：“到了这个时候，仍旧把你们令爱暗暗的送到苏州，那时一样的央媒说合，一般的迎娶过门，那些不知细底的人那里看得出什么破绽？岂不把先前的这件事儿一齐都盖过了么？”

秋谷说毕，程幼勋正在沉吟，秋谷突然见屏门背后走出一个半老的妇人，约有五十多岁，走出屏门便向秋谷深深万福。秋谷连忙回礼。这妇人一屁股回身坐下，便对程幼勋道：“适才这位先生的话，我在后面已听得明明白白，真是再好没有的了。难得这位先生这样费心，顾全我们的面子，你还不快些答应，难道还想什么念头么？”程幼勋忽然被他的老婆走出来夹七夹八的说了阵，想想除了这般办法，实在也没有别的法儿，只得勉强应允。

秋谷见他已经答应，立起身来便想要走，却被这妇人拦住道：“这位先生不要性急，且请坐下，我还有话说呢。”秋谷只得重又回身坐下，问他有什么话儿，叫他快说。妇人便唠唠叨叨的盘问起贡春树的家世来，秋谷一一的回答。妇人又问可曾娶过正

妻，秋谷一想，这倒不好瞒他，便答道：“这个不好隐瞒，实在已经娶过的了。”妇人听了呆了半晌，眼中便流下泪来。秋谷明晓得他的意思，便接着说道：“他虽然室有正妻，府上的小姐过去，一定是姊妹称呼，决不亏待，这倒我可以和他做个保人。”那妇人又道：“现在事已这般，也说不出的了。只是他将来要是亏待了我的女儿，我却要和他们说话的。”秋谷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但请放心就是。”

秋谷因费了半天口舌，说得他舌敝唇焦，巴不得要立时回去。只听那妇人道：“你们的船停在那里，我还要到你们船上看看女儿，还有他的衣箱、镜箱随身动用的东西，让他带去。”一句话还未说完，程幼勋睁起眼珠，向那妇人说道：“这样不要脸的东西，你还去看他做甚？难道台还给他圪得不够么？”他老婆听了正要和他争论，章秋谷因急于要走，便打断他的话头道：“程老先生的话儿却是不错，此刻正要遮人耳目，还是不要去的为是。就是衣服、镜箱也都不必拿去，免得露了风声。这些物件自有姓贡的和他置备，不消费心。”说着立起来把手一拱，急急的走出门去。任那妇人在后边呼唤，秋谷只作不闻，飞也似的回到自家船上。见春树已经回来，置买了多少服用之物，正和程小姐在那里挑看衣服。

秋谷看程小姐已经梳洗，梳了一个懒妆髻，薄施脂粉，又换了一件衣服，出落得别样风流，千般袅娜。昨天晚上还是粗服乱头，花枝寂寞，如今却已是明妆丽服，环佩凌波，小蛮杨柳之腰，樊素樱桃之口，双涡晕酒，一笑倾城，比起昨夜好像换了一个人的一般。见了秋谷回来，一齐立起。春树连忙问道：“到底怎么样，没有碰着钉子么？我倒狠狠的替你耽心，幸而还没有怎样。你想那有拐了人家内眷，还自己送上门去告诉他？居然没有闹什么乱子，这个胆量也就佩服你了。”秋谷笑道：“你只是一味的胆小，晓得什么！我是看准了这件事儿准定闹不出什么乱子，

所以才这般胆大。你想我章秋谷要是没有这般胆量，那里担当得起这样的事情？”说着，便把刚才的说话——说了一遍，又笑道：“这一本戏文，生、旦、净、丑都是我一人独唱，作成你做一个现成快婿、自在东床，你还不要好好的谢谢媒人么？”春树听了，也无别话可说，不住的点头痛赞，佩服秋谷的辩才智慧直到二十四分，感激秋谷的侠骨热肠更是五体投地。连程小姐在旁听着，也是感激万分，那心上的感情深深的印入脑筋，竟是个留了终身纪念。这也不去说他。

只说秋谷和春树商量，叫他坐着原船和程小姐一同回去，秋谷便在苏州城外暂落客栈，等贡春树到了苏州，一同再到上海。计议已定，秋谷忽又想起一件事来，便问春树苏州的几所住房那一处最大些，可肯出卖。春树道：“我的房子只有宫巷的一所住屋最是最大些，只要有人肯出价钱，那有不肯出卖之理？”秋谷便把宋子英和亲戚代寻房屋的事同他说了，并道：“你既然肯卖，不妨找了子英，同他去看，好在你今天不能动身，我们就同去一趟可好？”

春树答应了，一同上岸，先到王小宝院中寻着了陆仲文，再托陆仲文写张条子，当场把宋子英约来，和他说了。子英大喜，便要立刻去看。当时由院内相帮雇到三乘轿子，章秋谷和春树同宋子英三人同坐，一直到宫巷潘玉峰家。春树请秋谷、子英暂在大厅少坐，自己进去了一会方才出来。有分教：

画舫笙歌之夜，檀板金尊；呼卢喝雉之场，悬崖勒马。  
要知后事，且看下回。



## 第 57 回

### 贡春树一棹载名花 章秋谷良宵圆好梦

再说贡春树同宋子英、章秋谷到潘玉峰家，暂请他二人在客厅坐下，自己进去了。一会出来，便请宋子英和章秋谷二人同到里边，春树陪着在前领路。宋子英前前后后各处看了一回。那一所房屋一共有五开间五进，头门进去，便是五间大厅，第三进是三间花厅，两旁另有两间书室，花厅背后有一座月亮门，一个大大的院落，有几处鱼池山石，松阴藤架，花木萧疏，布置得十分幽雅，再往后边两进便是上房。宋子英看了一遍甚是合式，口中不住的赞好，重新回到大厅坐下。那大厅的前进便是头门，大门却开在偏左一边，进了大门向右转湾，却还有三间轿厅，头门左首便是门房，宋子英也去看了一遍，便向春树请问价钱。春树道：“我们既是要好弟兄，我也不说虚价，老实和子翁说，你们令亲果然要买，叫他出一万银子。这还是你老哥来说，又有章秋翁一力作成，要是换了别人，他就是多出些儿，我也未必肯卖。”

宋子英听了，道：“一万银子并不算贵。既承你春翁答应肯卖，我便竟是斗胆代我们舍亲定了下来。但是还有一件事儿要和你春翁商酌。如今的规矩，置备什么产业都要先付定洋，这所房子既然兄弟答应下来，理应先付些儿定洋才是，无奈兄弟到此已经日久，旅费有限，一时凑不出大注银钱。好在前日接着安徽来信，说舍亲已经进京，先派一个姓萧的账房到此替他料理事情，大约总在这几天可到。等他到了之后再付定银，不知你春翁可能相信得过？”贡春树连忙一口答应道：“定银不定银尽管随便，你我既然相识，何必要这样拘泥？况且有章秋翁在里头经手，难道

我还有什么不放心么？”宋子英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也要预先说明，既承你春翁看得起我，那是再好没有的了。”说着便仍旧同着秋谷、春树坐轿出城，宋子英便拉着秋谷二人到王黛玉家小坐。

王黛玉要叫宋子英吃酒，宋子英起先不甚愿意，没有爽爽快快的答应。王黛玉见他不肯，便走过来和他依偎，坐在宋子英身上；一手勾着他的颈项，一手揪着他的耳朵，两人滚作一团。王黛玉更伸出一只玉笋一般的纤手，在宋子英两边脸上，“劈劈拍拍”的不住乱打，打的那声音好像知县堂上打着犯人的一般。章秋谷和贡春树坐在一旁，看见这般怪相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王黛玉只当没有听见，更加力的去拧宋子英的大腿，拧得个宋子英抱着头苦苦的告饶。王黛玉只是不理，直到了宋子英答应了他吃一台酒，方才放他起来，却还口中咕嘈道：“耐阿敢勿答应呀，勿答应末，晏歇点办耐格生活。”宋子英刚刚坐起身来，听见了，把舌头一伸，打着苏白“嗤”的笑道：“耐格生活，倪昨日仔夜里向已经吃着格哉；今朝再要办倪格生活，是倪吃勿消格哩。”一句话说得秋谷等又笑起来。王黛玉急了，又要走过来拧他的嘴。宋子英连忙告饶，方才罢了。

王黛玉用一个手指头，用着气力在宋子英额上点了一点，道：“耐格人末勿知啥格骨头，敬酒勿吃要吃罚酒，倪恨得来！”宋子英正要回答，秋谷剪住他的话道：“算了罢，不用大家斗口，还是早些摆起台面来，我们吃了还要早些回去，今天晚上还有些料理的事情。”宋子英依言，便写了几张请客票头，叫相帮快些去请。除了陆仲文、方小松之外，还有两个客人，一个姓顾，一个姓李，也都是城内有名的绅富。

相帮去了一会，方小松同陆仲文同来；又等了一回，顾、李两人也就到了。宋子英见客已到齐，发过局票，请客入席。那姓顾的名叫顾云卿，叫一个小清倌人，叫花二宝。姓李的名叫李子刚，叫的倌人叫金惠卿。当下坐了不多一会，又是金媛媛第一个

先来。方小松见了先喝一声彩，众人也随声附和了几句，随后各人的局也都来了。宋子英酒量颇好，便抢着先要摆庄，众人因他是个主人，让他先摆。宋子英就独摆了五十杯，先和李子刚出手，五魁、对手的乱喊起来。

秋谷本来是个爱静的人，不去理会他们，只回过头来和金媛媛密密的谈心。金媛媛道：“耐来仔好几日哉，阿要到倪搭去吃一台酒，请请客人？”秋谷一笑，尚未开口，金媛媛接着说道：“勿然是倪也勿是一定要耐吃酒，像煞俚笃说起来，总说倪搭仔耐两家头，做末做得蛮要好，为啥酒也勿吃一台？轧实倪做仔客人，搭客人要好起来，倒勿在乎吃酒勿吃酒。不过，俚笃格排人，总是实梗说法。耐阿好去吃仔一台，绷绷倪场面？”秋谷听了，不觉暗暗赞叹，便点头答应道：“你既然这般说法，我自然要绷绷你的场面，等回儿这边散席之后，翻台过去便了。”金媛媛听了大喜，加倍奉承。秋谷口内这般说着，心上却想着“金媛媛的应酬实在不差，不意苏州地方也有这般名妓”，便不觉也和金媛媛亲热起来。

这边席上，宋子英摆了五十杯庄，众人轮流交手，互有输赢。方小松等一个个一齐轮过，只有秋谷只顾和金媛媛说话，也不去管揶揄的输赢，直至宋子英要找他交手，方才打断了话头，两个便交起拳来。不料章秋谷意不在此，随便应酬，竟连输了十几拳，喝了十余杯急酒，不觉就有些头晕眼花。金媛媛看了，便把台面上的两盆水果——一盆荸荠、一盆甘蔗拿了过来，叫秋谷吃些过酒。又亲手取两个荸荠放在秋谷口中。秋谷吃了几个，方才觉得头目清凉。因为连输了十余拳，不肯伏输，攘肩而起，又和宋子英揶了十拳。这回秋谷不敢怠慢，用着十分的小心去对付他。果然宋子英被他捉住，也输了八九拳，方才把宋子英拳庄打掉。方小松连着又摆了三十杯，秋谷打了十拳，输了四杯。秋谷将四大杯拳酒折在一个玻璃缸内，正要叫金媛媛代吃，方小松嚷

道：“不准代酒，代的要罚十大杯。”秋谷听了，只得仍把玻璃缸放在自己面前，却被金媛媛从肩上身伸过手来抢了过去，一口气咕嘟嘟的饮干，放下杯子，面上早添了一层红晕。方小松见金媛媛违例代酒，也不言语，自家取过酒壶，又叫娘姨取了三只大玻璃杯过来，放在桌上，斟了满满的三大杯酒，向金媛媛笑道：“你有心违令，定要罚你三杯。”秋谷和金媛媛讨情道：“他见我刚才多吃了几杯，有些醉意，怕我喝醉了，方才和我代的，并不是有心违令，你不要这样顶真。”方小松那里肯听，一定要罚他三杯。金媛媛瞅了方小松一眼道：“方大少倪搭耐讲讲格个道理。看耐搭二少是要好朋友，不比啥格别人。二少吃醉仔酒末，只有耐方大少劝劝二少，叫俚少吃两杯；勿要吃坏仔自家格身体，格末像格要好朋友碗。阿有啥朋友吃醉仔酒，再要灌俚两杯，倪搭俚代仔，翻转来倒要罚倪格酒，唔笃想想看，阿有格道理？”金媛媛这几句话，把个方小松倒说得哑口无言，只得笑道：“晓得你们两个是恩相好，所以要在我们面上摆个样儿。”秋谷见方小松这般说法，知道他理屈词穷，乘势再和媛媛讨情，方小松也便依了。秋谷又约众人翻台到媛媛家去，众人一齐应允。散席之后，同到金媛媛家，一个个逸兴横飞，豪情迸发，直吃到晚上十点多钟，方才大家散了。春树自回船上，秋谷便住在媛媛院中。

到了次日，因贡春树要送程小姐回去，午刻便要开船，秋谷便到船上，把自己的几件行李发上岸来，就在宋子英住的长安栈内暂住。叮嘱了春树一番说话，叫他快去快来。又问：“他房子的事情怎样，可要等你回来？”春树道：“你在这边也是一样，诸事听你如何调度。倘若那边付了定洋过来，你不妨和我代收。我们这样的交情，难道还分什么彼此么？”当下贡春树又交代了宋子英一番，叫他房子的事情只要去请问秋谷，定洋也交在秋谷手中，“凡是他答应的什么事儿，我决不参差反悔。”说着，又和秋谷说了几句，匆匆的下船走了。

再说章秋谷住在苏州，专等贡春树到来同走，却没有什么事情，只天天和陆仲文、方小松在堂子里头打混。等了几天，贡春树还不见来，秋谷甚是焦躁。

那一天秋谷住在栈中，直睡到午后方才起身，略略吃些点膳，觉得甚是无聊，便走到宋子英房内，打算要和他谈谈。刚刚走进房门，只见子英房内挤了一房的人，坐得满满的，七张八嘴的不知在那里谈论些什么。秋谷觉得不便，缩住了脚，正待退出，早被宋子英看见，连忙立起身来招呼进内。秋谷见他房内人多，不愿意进去，对着子英摇摇头道：“你只顾招呼朋友，不必同我客气。我们停会在王黛玉那里见罢。”宋子英见他不愿进房，只得罢了，却再三嘱咐：“少停一定要到王黛玉家，我在那边等你。”秋谷答应了，便信步走出栈门，想到王小宝家去，问一声陆仲文可在哪里。

走得不多几步，劈面来了两担行李，十分沉重，看那挑夫样儿挑得甚是吃力，头上的汗就如珠子一般。行李后面跟着一个人，低头急走，身上衣服虽然华丽，却宽袍大袖的不合时样，看他那样子就是一个寿头。那人跟着两担行李，急急的转了一个弯。不防章秋谷正在那转弯角上走来，正和他撞了一个对面，那人低着头儿，那里看见？竟是一直的向章秋谷怀里撞来。两边避让不及，躲闪不开，眼看着就要撞在一起，幸亏章秋谷眼明手快，伶俐非常，见对面有人直撞过来，急把身子略略一偏，趁着势儿就让了开去。对面的人来得势猛，那里收得住步儿，又被章秋谷把身子往左一偏，上面撞了一空，脚下绊了一绊，立脚不住，一个狗吃屎直扑下去，跌得他脊背朝天，胸膛着地。两旁走路的人看了这般光景，一齐大笑起来。秋谷也甚是好笑，反立定了脚看他。只见他跌在地下，爬了半天还爬不起。秋谷倒有些过意不去起来，走过去，轻轻一把就把他拉了起来。看他的面貌时，獐头鼠目，缩嘴短腮，不像是本城人氏，果然听他开出口

来，是安徽一带的声气。当下那人跌了一交，跌得他浑身生痛，正在爬不起来的时候，忽然秋谷过来把他扶起，不免倒谢了几句，便各自分头走了。

秋谷回头看时，见他跟着挑夫径到长安栈里去了。秋谷暗想：原来也是住栈的人，却也不去管他。一直就走到王小宝家，一问陆仲文不在那里，并连王小宝也不在家，和仲文一同去坐马车去了。娘姨要请秋谷进房略坐，秋谷不肯。走出王小宝的大门，见有几部马车停在道左，正在那里兜揽客人。还有几匹川马，一般的歇在路旁，锦辔雕鞍，昂头掉尾，形状甚是神骏。秋谷暗想：怎么马路上边也有这般好马？正要近前打量，不防马车上有两个马夫认得秋谷，晓得就是上半年余香阁点书、甘棠桥跑马的章老爷，便围将拢来，你言我语的兜搭，要想做秋谷的生意。秋谷正在纳闷，便拣了一部绣花靠枕、闪光纱车垫的马车。那两个马夫都穿着一身外国纱的号衣，精光射目。正是：

珠帘十里，谁家白面之郎；玉漏三更，何处行云之路。  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 58 回

### 驰宝马争看绿衣郎 博泉卢埋冤曲辫子

且说章秋谷拣了一部最精致的马车，叫马夫放到石路口金媛媛家门口等候，自己却不坐马车，又拣了一匹小川马，把右手在马鞍略略的一搭，飞身而上，马夫递过丝鞭，秋谷加上一鞭，追上前面的马车。到了金媛媛门口，跳下马来急急的进去。不一刻，同了金媛媛出来，叫他坐上马车，自家依旧骑马相随。到了马路中间，秋谷骑在马上放出手段，带紧丝缰，马后股连加几鞭，那马放开四蹄，就如腾云驾雾一般往前跑去。秋谷扬鞭揽辔，意态自豪，一霎时早追过了几十辆马车，耳边只听得呼呼风响。那些马路两旁的住家信人，到了三四点钟差不多夕照衔山的时候，一个个坐在阳台凭栏眺望，见秋谷骑在马上灵便非常，更兼衣服鲜华，形貌秀丽，那马飞一般的在马路上往来驰骤，风吹衣袂飘飘欲仙。那些信人见了，不约而同齐声喝彩。秋谷在马上听见甚是得意，跑了几个圈子方才勒转马头，追上金媛媛的马车，慢慢的走。又跑了几趟，已经将近上灯，秋谷也觉兴尽，同着金媛媛回来，开发了马夫，把金媛媛送到楼上。想着宋子英约他在王黛玉家，恐他久等，便走到黛玉院中。一问宋子英已经来了一趟，有什么朋友约他出去说话，临走的时候，招呼房间里娘姨，请秋谷进房坐等。秋谷也无可不可的进房坐下，王黛玉陪着。

闲谈了一回，宋子英还不见来，秋谷觉得无味，正待立起身来要走，忽见门帘一起，走进一个人来。秋谷以为定是宋子英来了，岂知定睛一看，竟不是宋子英，就是方才在长安栈门口跌了

一交的那个寿头码子，又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，后面还跟着一个人，匆匆的举步进房，正和章秋谷撞个正着。王黛玉见了两人，也不认得，还只认是和秋谷相识的熟人。秋谷当时摸不着头脑，见他们无缘无故的闯进房间，不觉怒从心起，竖起双眉，刚才开口骂了一句：“你这两个糊涂虫，怎么人也不认识，乱闯别人的房间？”正还要骂下去，猛见门外又走进一个人来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不要骂了，都是自己一家人。”秋谷听了，方才住口不骂，举眼看时，原来第三个进来的人便是宋子英。秋谷晓得自家性急了些，却又不肯认错，只得向宋子英笑道：“我一时失口，得罪了你的贵友，莫怪莫怪。但是还有一层道理，不能怪我出口伤人。为什么呢？这里王黛玉院内是你宋子翁做的地方，这两位既是初到此间，你却不该让他先走，自家倒反缩在后面。我看见了他们两位，只认是闯房间的客人，所以开口骂了几句。你想这件事儿可不是你的错处么？”宋子英不等说完，哈哈笑道：“算了算了，就算是我的错处何如？你不晓得我们这位同乡，没有到过苏州、上海，老实说是个曲辫子儿，不懂堂子里头的规矩。他们刚刚走上楼梯，便三脚两步的走进房门，我那里追赶他们得上！恰恰的来迟一步，你已经在房里骂起来。你想想，叫我那里有这么的长脚？”秋谷听了不觉好笑起来，不再去和他说话。回过头来，便问那两人的姓名，彼此寒暄了一回。

原来那先走的叫萧静园，便是宋子英说的邹观察派来办事的账房；后随的叫汪慕苏，也是宋子英的亲戚，到苏州来顽的。当下——通名已毕，章秋谷留心打量二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。看了半晌，觉得这两人的形景甚是好笑：身上的衣服虽然华丽，却真有些像曲辫子的样儿，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，头也不敢抬，低着头目不邪视，好像高僧入定一般。萧静园更是好笑，他听见宋子英说他们是曲辫子，他虽然不懂，却牢牢的记在心中，私自拉着宋子英问道：“你刚才说的‘曲辫子’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的辫



子，是刚在栈房里头叫剃头的打得好好儿的，怎么一回儿就得弯呢？”宋子英不听此言犹可，听了他这般说法，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，拍手弯腰，眼泪都笑出来了。章秋谷更笑得蹲在地上立都立不直，气都透不过来。王黛玉也笑得“格格支支”的，把一方小手巾掩紧了口，兀自笑得伏在桌上，几乎要滚入宋子英怀中。房间里娘姨大姐等人，一个个都笑不可仰。好一会，才大家止住笑声。萧静园还不懂笑的是他，鼓着腮帮子，一副正经面孔，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这般好笑，说了些什么东西，怎么我一句也听不出来呢？”宋子英听了又笑起来，拍着萧静园的肩膀道：“老弟，你算了罢，不用恼人了，这里头的筋络，你那里一回儿就弄得清楚？下回我劝你少说些儿，省得给别人笑话。”萧静园听了，方知他们笑的是他，只把他羞得满面通红，一言不发；连汪慕苏听了，脸上也红起来。秋谷见了恐怕他们老羞成怒，大家不好看相，使用别的话儿岔了开去。

当夜宋子英和萧、汪二人接风，就在王黛玉家吃了一台。席间说起房子的事情，宋子英便向萧静园道：“前天我看了一所房子，甚是合式，但是还没有付得定洋，不知你带了多少钱来？”萧静园道：“我虽然带了些银子出来，要付定银只怕不够。”宋子英道：“定银不拘多少，就少些也不妨，明天我同你先看一趟房子，再付定银可好？”萧静园点头应允。宋子英又和秋谷说明，要请他同进城去，秋谷也答应了。当下席终之后各自散去。

到了明天，果然宋子英同着萧静园来约秋谷一同进城。萧静园看了房子也说甚好，便问秋谷要付多少定银。秋谷道：“这个不拘多少，听凭尊便就是了。”宋子英一口答应，先付一千银子定洋，约定日期照付，暂交秋谷代收，萧静园也就应了。三人仍旧一同出城，萧静园因要到钱庄去照验汇票，就在半路分头自去，秋谷只同了宋子英一起出城。

隔了两天，约付定银的日期到了，只见宋子英走来说道：